

学好语文，与其随意读十本、二十本书，不如精读一本好书。

李 梁
郇 衡
编 原
注 著

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

名家名作 语文学习最佳范本 名校师生 同步阅读指点迷津

人人皆可为国王

——梁衡散文精读

复旦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师生推荐的 晕个理由

圆 苦心“经营”出来的美文 轱辘摇
缘 思想的淬炼与新生 轱辘摇
怨 思索·深刻·美 轱辘一扬

第一单元摇大家与小家

圆 二死其身彭德怀
源 大无大有周恩来
猿 觅渡 ,觅渡 ,渡何处
源 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
缘 一个永恒的范仲淹
缘 读柳永
远 把栏杆拍遍
苑 读韩愈
怨 武侯祠前的沉思
愿 你不能没有家
怨 单元链接

第二单元摇无处不在的美

- 怨園 乱世中的美神
- 员员 这热辣辣的生命之美
- 员缘 跨越百年的美丽
- 员圆 追寻那遥远的美丽
- 员圆 三十年的草原摇四十年的歌
- 员远 晋祠
- 员圆 单元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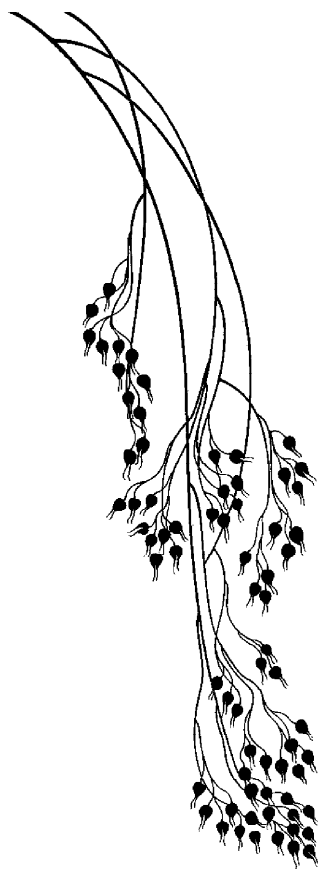
第三单元摇行走中的思索

- 员圆 人与石头的厮磨
- 员怨 奉献给死者的艺术
- 员源 九华山悟佛
- 员员 吴县四柏
- 员源 到处都伸出乞讨的手
- 员圆 在美国说钱
- 员员 佩莱斯王宫记
- 员苑 单元链接

第四单元 关于人的联想

课内	人人皆可为国王
课源	周恩来让座
课外	忽又重听《走西口》
课内	书与人的随想
课缘	单元链接

师生推荐的 晕个理由



摇摇 • 梁衡的名字和他的文章都是中学生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但凡写作的训练 ,都是要选择自己喜爱的文学作品 ,从模仿开始 ,在模仿中比较、思考 ,在思考中锤炼出自己的风格 ,完成自己的文学“经营”之路。所以不妨让我们从学习梁衡的散文“经营”开始吧 !

- 你翻开这本书 ,便会立刻被那种热情攫住不能挪身。纵览千古 横亘八荒 ,他的激情超越了时间与空间 ,在历史长河中那些久远存在的人物身上闪现 ,重新点亮了他们的精神 ,照耀了我们的生命。我们透过这本书所看到的 ,便不再是伟人们黑沉沉的轮廓 ,而是真正的、活生生的精神群像。

- 这是一种不同于韩寒、郭敬明、安妮宝贝等人的笔调 ,是大性情、大手笔的集中体现。我在梁衡先生用文字构筑的世界中找到了久违了的深刻。在阅读的时候 ,我体验到了未曾体验过的人逢知己的快乐……



苦心“经营”出来的美文

摇复旦大学附中摇李摇郦(老师)

季羨林先生在谈散文的文章中,认为中国散文有两个流派:一是信笔写来,不讲究结构布局的“松散派”,另一个是写作炼字铸句,注重谋篇布局的“经营派”。季先生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大家的传世名作无一不是惨淡经营的结果,而梁衡正是属于“经营派”的。

“经营派”的散文家写文章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和诗歌的“苦吟”一样,他们在“推”与“敲”之间反复思索和选择,在他们把“成品”奉献到人们的面前之前,不断地自我否定,推陈出新。

的确,我们可以随性写一些东西来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感,但是写作总是有一些章法的,而这也正是中学生写作训练中迷惑和苦恼的地方。教师讲一些写作方面的条条框框,学生就会把写作误解为一件机械化的事情,失去了表达自己思想的热情和乐趣。但是写作的章法和写作的激情其实是可以并存的,那就是“经营派”的写作方法。

梁衡的散文,因为苦心的经营,在山水和人物写作方面都获得了不小的成就,有不少名篇入选了中学的教材,比如《晋祠》、《夏感》、《觅渡,觅渡,渡何处》、《把栏杆拍遍》、《跨越百年的美丽》。他的名字、他的文章都是中学生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但凡写作的训练,都是要选择自己喜爱的文学作品,从模仿开始,在模仿中比较、思考,在思考中锤炼出自己的风格,完成自己的文学“经营”之路。所以不妨让我们从学习梁衡的散文“经营”开始吧!

梁衡的散文追求的是“形、事、情、理、典”五者的结合。其中前四者

既是“景物、事件、情感、道理”四个方面,又是“描写、叙事、抒发、议论”四种手段,虚实结合,而最后一个“典”则是作者知识积累的综合运用(见《文章五诀》)。在《觅渡 自注》中作者提到:“凡文章开头法大致有三。‘理’字头,‘形’字头,‘情’字头。此文酝酿六年,几易其稿,曾有一稿是用第二人称。现在的开头是形、理、情杂糅一团而以形,即具体的事物拢之,以求一种真切、深沉、悲怆、莫名之势。”短短一个开头就花费了如此多的心血,梁衡对于文章全篇的苦心“经营”可见一斑。而《跨越百年的美丽》更是以“‘形’字开头,以‘理’字结尾,中间以‘事’为主体”(董岩《美在深处——读梁衡 跨越百年的美丽》),综合运用了各种写作手段来为中心服务。如此用心为文,自然会得到文艺女神的垂青。

梁衡散文追求的是“大事、大情、大理”的大境界。他坦言、标举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把人物放入一种困境中彰显气节,向我们展现了一批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的形象,“大智、大勇、大才、大貌……大爱大德”(《大无大有周恩来》)、“大位无形”(《周总理让座》)、“大音希声,大道无形,大智之人,不耽于形,不逐于力,不持于技”(《跨越百年的美丽》),“大彻大悟的感叹”(《一个永恒的范仲淹》)……但他的目光也并不仅仅只关注大人物,而是同样写出平凡人的伟大。“一个人如果将自己的生命注入一种事业,那么生与死便不再有什么界限……他的生命将化为一座青山”(《青山不老》)、“身处逆境,生存空间已经很小的人都可为王,正常生活中更是人人可以为王”(《人人皆可为国王》)。这样的一种“大”,是题材的“大”、视野的“大”、胸怀的“大”。为文更是为人,只有“大气”的人才能写出“大气”的文章,只有“大气”的文章才能培养和造就“大气”的人。

梁衡散文追求的是前后勾连的整体感,这种整体感不仅表现在单篇文章当中,更是体现在文章与文章之间的血脉联系上,甚至表现在作文与做人的高度统一之中。写过的文章,并不是泼出去的水,而是还会在后来的日子里面时时想起,与自己眼下写作的主题进行对照。正是通过

这一次又一次的对比,写出了当前文章的独一无二性,也完成了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统一。比如说他写韩愈,就想到了李白和柳永,“比之李白的怀才不遇、柳永的屡试不第要严重得多,他们不过是登山无路,韩愈是已登山顶,又一下子被推到无底深渊”。写辛弃疾,同样提到柳永,“宋仁宗说柳永:‘且去浅斟低唱了’结果唱出一个纯粹的词人艺术家。辛与柳不同,你想,他是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痛拍栏杆,大声议政的人”。写瞿秋白,想到了项羽,“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写周恩来,又想到瞿秋白和关羽、诸葛亮,“瞿秋白在临终前留下一篇《多余的话》,将一个真实的我剖析得淋漓尽致,然后昂然就义,舍身成仁。周恩来在临终前只留下一叠白纸。比若忠义如关公、爱民如诸葛亮,周总理无论在自身修养和治国理政方面,功德、才智、得民心等都很像诸葛亮”。写居里夫人,提到了宋玉、范仲淹,“宋玉说有美女在墙头看他三年而不动心,范仲淹考进士前在一间破庙里读书,晨起煮粥一碗,冷后划作四块,是为一天的口粮。而在地球那一边的法国,一个波兰女子也这样心静”。由此可见,梁衡散文中书写的对象,不仅在他的笔端,也在他的心里。他曾经这样说过:“我的笔就像盲人的一根竹杖,轻轻地触摸着这些人生路上的坐标,引领自己慢慢向前。”那些在历史上留下悲壮身影的人物事迹时时刻刻在他的心头涌动,环绕在他的周围,最后变成了一种不吐不快的冲动和激情。

中学生的阅读范围,不能仅仅满足于青春励志的读物,还要立足我们的悠久传统,感悟我们的精彩生命。只有被这些崇高伟大的人与事所感动,成为我们血脉的一部分,我们的人生才得以健全。

中学生的写作,就是需要这样的一种严谨,这样的一种气魄,这样的一种境界。愿读过这本书的你,也能够努力成为散文的苦心“经营”者。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思想的淬炼与新生

复旦大学附中雷婷婷(学生)

中国散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都是以温和闲适为其基调的。那些圆润清丽的语言,总是将作者的思想情感巧妙地包藏其中,不是细心咂磨,不能得其中之味。这是中国文人几千年来的习惯,也几乎成了散文上潜定的规则。

而梁衡先生的散文,却完全是不照着这个路子而来的。先生的本职是记者,因此他大胆而执著,这种风格沁透了他的散文,使之具有强烈的意志与感染力——而同时,先生在写作的时候,却又具有作为文人的责任意识,这使他摒弃了新闻工作者惯有的冷静立场,毫不吝惜地在散文中灌注了大量的个人情感。

是这些,使梁衡先生的个人风格如此浓烈逼人——你翻开这本《人人皆可为国王》,便会立刻被那种热情攫住不能挪身。纵览千古,横亘八荒,他的激情超越了时间与空间,在那些历史长河中久远存在的人物身上闪现,重新点亮了他们的精神,照耀了我们的生命。那些隐在时光尘埃中的巨像,他扶起它们,拂拭它们,又重新赋予它们以灵光。于是我们透过这本书所看到的,便不再是伟人们黑沉沉的轮廓,而是真正的、活生生的精神群像。

摇摇他的情感 ,浓重却不令人厌腻 ,因为那种感情完全依托于他所描写的对象身上。他是先铺垫了绵密的线索 ,一点点交织出一个光辉可敬的形象——这时候 ,无论加以何种赞誉 ,甚或是一言不发 ,都已有了水到渠成的效果 ,因为读者已经从心底里接受了他的描述 ,因而也绝不会认为他的评论为突兀。你看《觅渡 ,觅渡 ,渡何处》的结尾 ,“秋白不朽” ,简单的四个字 ,不容置疑的断言式的结局——但是看了那些精心摘选的瞿秋白生平片段 ,看了那些发自肺腑的感叹 ,你已经深深被人物本身不寻常的悲怆之美打动。此时此刻 ,这简单的四字评语反倒成了最佳注脚 ,留给读者的只有沉默和深思。

笔力至此 ,早已胜过那些苦苦追求辞藻感人的作品。而这样的笔力 ,自然不是等闲得来的。我们知道 ,无论是何种艺术 ,要创作出惊人妙品 ,它的条件一定是无比苛刻的。有些人具有天纵的才华与发光的良机 ,他们能够一挥而就、马到成功 ,博得人们的赞赏喝彩——比如李白 ,比如莫扎特。但这样的天才少之又少 ,而他们的生命也许由于燃烧得太热烈 ,如同一道流星 ,只将光华留在世人眼底。

艺术到底是残酷的 ,对于大多数人——尤其是作家——它不但要求才华 ,更要求汗水与不计成本的投入。“两句三年得 ,一吟双泪流。”这样的苦吟并不鲜见 ,但如同梁衡这样 ,每篇文章都倾注数年心血精雕细琢的 ,也许便不多了。《把栏杆拍遍》 ,三年 ;《觅渡 ,觅渡 ,渡何处》 ,六年 ;《大无大有周恩来》 ,前后整二十年……斗转星移 ,人生几何 ?能有多少个三年、六年、二十年 ,而他就将这段时间浓缩进一篇几千字

的文章,交给了一个遥远又贴近的人物,交给了千万的读者——他自己说过:“语不惊人死不休,篇无新意不出手。著书必求传后世,立事当作空前谋。”这是何等的气魄和责任感!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最不缺乏的就是速食主义的产物,从快餐到铺天盖地的新小说,它们的意义更多在于填充:只是填满一个空虚的胃,填补一段空闲的时间,并不打算留下营养或是怀念。工厂流水线上生产一份快速方便面平均要不了几秒钟,写一本粗制滥造的青春小说也顶多一个月时间——而梁衡奉献给他的作品的,是那么漫长的数度春秋。

等价交换,总是这个世界上的不二法则。他治学态度严谨得近乎刻板,他的思想却因此更加鲜活明朗、不落窠臼。他所描述的人物,都在历史上占有极高地位,因而已有了众人接受的定论,而他此时又一次全面造像,细加评述,却在糅合了从前评价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对那些评价予以塑造,从而定出那些人物的个性和独特地位。这是不容易的,从来都说难翻前人案——不推翻整体而修整升华,这才是最难的。

还有他的山水散文,似乎往往被他写人物的散文的光彩掩盖。其实他在山水散文中所体现出的那种凝重大气而又不失清新的感觉,在文学史上也是有着独特地位的。梁衡写山水,不是寄情山水,不是放情山水,也不是逐情山水——他是与山水谈情,从中吸取天地之灵气,再与思考融会贯通,这才缓缓流诸笔尖。他的笔调很美,有时还不失华丽,但绝对没有丝毫的浮夸之气——这是因为,所有文笔上的美,都是为文章的思想服务着的。它们或明或暗地指向同一条主线,同一个内核,它们的存在就都有其意义,绝不会失了把握。

摇摇是的,这也是梁衡在作品中一直追求的境界——文章要求真、求美、求新,要写大事、大情、大理。请不要把这些话看成单纯的口号而不予关注,要知道,就算只是口号,能提出这样的口号,也已经体现了无比的胸襟和勇气,更何况它们在梁衡这里并非口号——是他用这许多年努力实践着的诺言。

《人人皆可为国王》可以说是梁衡集大成的一本书了,这几十篇文章,没有哪一篇不是呕心沥血之作,同时也是他的创作风格成熟后的佳作。作家梁晓声在谈梁衡的一本散文集时说:“我确信,作为一个勤于思想的人,梁衡对历史的反思,肯定比他写出来的以上篇章要更深邃更全面些。而他后来发表的《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觅渡,觅渡,渡何处》、《把栏杆拍遍》,证明了这一点。他的思想一游到更远的历史中去,一与那些历史时期中的人物敞开心扉地对话,则就变得火花四溅了。文字也时而激昂,时而惋叹,时而叩问,时而调侃,恣肆张扬起来了……”

我们有幸,可以直接读到这些他创作生涯中最精彩的篇章。

那么还在等什么呢?翻开它吧,沉浸于作者的热情和睿智中去,徜徉在一个成熟作家的思考中——当我们走出来的时候,一定无异于在思想上有一次淬炼和新生。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思索 · 深刻 · 美

复旦大学附中摇关一扬(学生)

—

梁衡先生说过,文章一般可以分成六个层次以满足读者需求:最低的层次给人以刺激,第二个层次给人以休闲,第三个层次给人以信息,第四个层次给人以知识,第五个层次给人以思想,最高的层次给人以美感。

而我想,书则一般可以分成四个层次:最低层次由纸张构成,第二个层次由文字构成,第三个层次由情节、人物或理论构成,第四个层次由一个浓缩的社会及其精神构成。最低层次的书给人以刺激,第二个层次的书给人以休闲,第三个层次的书给人以信息与知识,第四个层次的书给人以思想。而美感,则是由作为读者的我们与书引发共鸣之后的产物。

在某种程度上,美感比思想更为抽象。因为思想是能够用文字表述的,美感则是一种情感。我爱赏画,一幅集某画家毕生心血及功力的真品画作挂在我们眼前,首先我因画面漂亮或阴郁而得到了视觉的冲击,或精致或抽象,或用色大胆或意象独特。其次,我解读画中内容,读线条的流动,读人物的动作与神态,读景物的风格与韵味,我可能注意到微妙

的眼神或笑容,也可能注意到细节的枝丫或纹理。最后,太专业的人会研究它的流派特征,而大众的我则更会注重整体的感官印象。我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将一个画面远远收入眼中,蓦地,我会被它打动,可能只因为人物的一抹微笑、树叶斑驳的影,甚至只是阳光射入画面的角度让我感到熟悉、亲切,好似以前的某个时刻见过一般。这感觉突然地闯入自己的心里,又不一定有其他人能感觉到,它的独特就是美感吧!

二

我读梁衡先生的书始于他那篇气势磅礴的《把栏杆拍遍》。我一直很诧异竟有人会如此大胆地选择如此大气的题材。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开篇第一段:“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以武起事,最终以文为业,成为大诗词作家的只有一人,这就是辛弃疾。这也注定了他的词及他这个人在文人中的唯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无疑,他简单地概括了辛弃疾一生的大致轨迹。这也让我对梁衡先生看人的精练与准确大为感叹。

我总认为要写好一个人物是一件艰难的事,哪怕是个小人物。很多大家写的小人物都很有名,好比《老人与海》的主角、《羊脂球》的主角,还有《一个小公务员之死》的主角……更别说是大人物了!然而,梁衡先生笔下的辛弃疾、李清照、诸葛亮、周恩来、瞿秋白等人是那么的真实而有新意,我甚至读至激动处一拍书桌或脑袋: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事?或是某某某干得太好了!又或者是这朝廷太不公了,他怎么

这么愚忠！

其实 这些大人物的故事我们多少是知道一点的。梁衡先生说：“他们涉及‘大事、大情、大理’，第一，他们在事业上都有所成就；第二，他们都有独立的人格；第三，他们大都有悲剧色彩，都为后人留下一点遗憾。”鲁迅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的确，看罢，我总为这样的大人物抱憾，有时会想，如果他可以当官，如果她可以不失去丈夫，如果……但转念一想，如果没有这些悲剧色彩的事融入他们的生命之中，他们还会成为一代伟人大家吗？人的一生中遇到许多机遇，也有先天的注定。举例来说，就算李清照仍先天聪颖，但她的父亲不是李格非，家中没有藏书，没有供她研究的金石学，没有她之前所有的一切外在条件，她还会遇到她的“赵明诚”吗？她还会在身居深闺的情况下对世间大事、文人政客有着敏锐的、极具高度的观察和概括吗？她还会巾帼不让须眉吗？她还会在流亡之时关心国家大事吗？她还会成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女词人吗？她还会成为一个时代所排挤的人吗？她还会一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吗？她还会感叹“物是人非世事休”吗？……我真的不知道，历史已写成，后人的评论是什么也改变不了的。我们能做的只有怀着崇敬的心情猜测。

三

合上这本书，我思考良多。

为何梁衡先生的文章如此的大气、深刻，因为他的年龄

长于我们么？因为他的经历多于我们么？

我想起一句关于佛与修行的话：你眼里有什么，你心里就有什么。其实这是一句很深奥的话。听到了一个市井故事，有人只当它是故事，言过耳边无人会；有人认为它有意义，去告诉了其他的人，有人却能看穿它的社会意义，了解现象的本质。人与人是不一样的，差别不过在于思考的深度。

纵观整本散文集，可以把《把栏杆拍遍》、《乱世中的美神》等归为历史题材，此类文章需要对历史的严密考证；《在美国说钱》等属于社会题材，此类文章需要对社会的洞察力和剖析力；《这热辣辣的生命之美》等流露着生活的气息，此类文章需要挖掘小事的深度，以小见大，反映大的主题……

或许有人会从炼字、文笔、结构等各个角度去评判一篇文章是否优秀，而我更在乎精神的高度。无论写什么，一纸之隔的两个世界是密切联系的。文字只是一种形式，把作者心中磅礴的所悟、所想记录下来。曾看到过贝多芬的一句话，大致是说，世人不过听到了他心中一分钟之内所演奏的音乐。这或许是一种狂妄，但又是何等的汹涌澎湃啊！

四

梁衡先生的文章很适合作为学生的我们去认真品读。

这是一种不同于韩寒、郭敬明、安妮宝贝等人的笔调，是大性情、大手笔的集中体现。读罢让人可以从儿女私情和过分细腻的描摹中跳脱出来，回归到更广阔的天地之中，好比历史长河，好比社会万象，好比名胜古迹，好比生死哲思……

摇摇我总认为 ,现在的我们已经太长时间沉溺在“愿后”作家们编织的淡淡的忧伤之中 ,记得“仰望天空成 90 度角 ,泪流满面” ,记得悲伤逆流成河 ,记得欧辰、洛熙和夏沫 ,记得……我总希冀有人能把我们从这种病态的沉溺中给拉出来。我们有点小家子气 ,我们为身边的琐事犯愁 ,我们想着考个好大学然后赚大钱 ,我们更多地想着小我 ,却忘了大我。我们为什么会这样 ? 我们究竟缺少了什么 ?

我们理当在第四层次上的书中畅游 ,学习那个浓缩了的社会及其精神。可是我们很辛苦 ,集中精力去钻研这种深刻的话语很伤脑筋 ,惰性驱使我们选择了最低及第二层次的书……我们得到了轻松与刺激 ,也失去了思想与美感。我们失去了那一瞬间与某一经典之作遥相呼应的美妙 ,我们失去了隔着时空却有心电感应的奇妙。

获得美感是一个人的事 ,产生共鸣却是两个人的事。只有抱着平等的心态去欣赏 ,调动回忆去理解 ,展开想象去接引 ,袒露心扉去感受 ,才能欣喜地找到让你为之涕下的一瞬间的感动 ,让你为之震颤的一瞬间的共鸣 ,获得只有自己才感受得到的无限的美感 ,体验只有自己才触碰得到的永恒的深刻。

五

我在梁衡先生用文字构筑的世界中找到了久违了的深刻。我想我是适合去思考的吧 ,注定为了一张纸去拍案、去狂喜、去悲悯、去思考。我想梁衡先生也是这样的吧 ,在武侯